



霜晨月

SHUANG CHEN YUE

肖 勤◎著

上帝说，要有光，于是有了光——

这是一部关照市井生活的小说，所有平凡人的纠结与爱恨，伟大与卑微，都在这里。或许，你的纠结与微小、伟大与爱恨，也在这里。



霜晨月

SHUANG CHEN YUE

肖勤◎著

上帝说，要有光，于是有了光——
这是一部关照市井生活的小说，所有平凡人的纠结与爱恨，伟大与卑微，都在这里。或许，你的纠结与微小、伟大与爱恨，也在这里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霜晨月 / 肖勤著. -- 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5.9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: 恰同学芳华)

ISBN 978-7-5468-1030-0

I. ①霜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44151 号

霜晨月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: 恰同学芳华)

肖 勤著

出版人: 吉西平

责任编辑: 刘仕杰

封面设计: 君阅书装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 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(新浪):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>

本社微博(新浪): 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 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3 000

ISBN 978-7-5468-1030-0

定价: 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生命在鲁院

李一鸣

鲁院，一个神奇的所在。一个小院，隐在十里堡；一座小楼，藏于芍药居。居于大都市，却没有豪华，缺乏轩敞。但在多少作家心里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，故乡般温暖。为她而来，跋涉千里；从此而去，频频回眸。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。时间万水，空间千山，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、情感美化、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。鲁院，意味着单纯、纯粹、青春、美好，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、文学栖居的远方。从与她结缘那天起，“鲁院”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“情结”。回望，相忆，引颈，怅惘，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。

在鲁院，他们经历着思想性引领，底蕴性打造，研究性学习，创新性研讨；他们坚守着明净的价值自觉，明晰的精神秉持，滚烫的心灵追求，深沉的文学担当；他们发愤着，孜孜不倦、兀兀穷年地阅读，沉浸浓郁、含英咀华的涵泳，博考经籍、撷华摘艳的覃思，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的交心，且行且思、且珍且惜的实践，投身生活、扎根实际的体验，吟安一字、拈断数须的磨练；他们享受着，思与思的碰撞、诗与诗的交融、传统与现代的对接、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，拒绝知识性傲慢，呈现平等性亲和，力行研究性对话，达致成长性提高。

在鲁院，他们阅读先人著作，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，追远溯源，捕捉远古的回音；披览当下文丛，沉潜涵泳，如鱼在水，探寻未知的秘境；清夜独坐，一桌、一椅、一笔、一纸、一键盘、一屏幕，一腔心绪，一幅剪影……

在鲁院，他们步入精神世界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。

美在品位。一个人抛却物欲，远离浮躁，沉下心，稳住神，坐得住，学得进，写得沉，不论是狂风暴雨、电闪雷鸣，还是烈焰炽炽、热风难耐，潜心攻读，养性修身，自是一种境界、一种修炼、一种品位。灯红酒绿，太醉；香车美女，太俗；追名逐利，太累；鸡毛蒜皮，太碎。只有读书写作，最好、最妙、最美！

美在享受。读书写作，拍案而起，击掌而坐，捧腹而笑，抚掌而哭，扪胸而问；为之歌、为之舞、为之泣、为之诉；找到自尊、自信、自强、自己；寻回真情、真意、真志、真理；使人生得其所、生活充实、生长快乐、生命美丽。书人默契，会心而悦，读书写作真好！

美在进向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写到深处最有味。读自然，一朵花上见命运，蓬松白云有人生；读社会，红尘滚滚藏清明，关系交织蕴涵深；读人心，大海般喧腾，密根般纠结，一个针眼，穿过八级大风；读佳作，形象上入心，理论上入脑，全局上着眼，细微处体验，读出语言、读出情感，读出哲学，读出诗性。读书，可救急；写作，能救命！

于是，读书写作，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、生活追求、生命状态。

有一种力量，叫文学；

有一种美好，叫回忆；

有一种感动，叫青春；

有一种生命，在鲁院！

（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）

C 目录 Contents

少一截	1
笨时代	31
长城那个长	70
亲爱的钻石	98
返魂香	119
霜晨月	182
跋	197

少一截

1

在马骏眼里，今天整个菜市场的人都在和他作对，猪肝离他的理想值有五毛差距，葱贵了两毛，胡萝卜更离谱，足足超出预计一块钱。

他已经走了三圈，就为了这三样东西。但是，连公厕旁最不景气的菜摊也死死咬住这个价格不放。马骏觉得自己快被这个默契度高度一致的群体逼疯了。菜市场闹哄哄的喧嚣声不断塞进马骏的耳朵，它们浪潮似地涌来，高高叠起，然后轰然倒塌，铺天盖地逼向末路墙角的马骏。

一分钱逼倒英雄汉，这滋味比死更难受。

没见过一大男人为钱计较成那样，要是我儿子，认都不认，丢人现眼！卖胡萝卜的老太太见他第三次走过来，烦了，边翻着白眼边拉高嗓门和旁边正奶娃儿的儿媳妇说话。

儿媳妇没空理她，瞟了一眼尴尬的马骏，红着脸匆匆把奶头从娃儿嘴里挣出来，秀里秀气地拉下衣服。温声招呼，买了吧老师，这胡萝卜红得多好，补人。

眉目清瘦的马骏经常被人误认成老师。也不怪人家，像他这斯斯文文长相的，电视电影里，都是当老师的。

没吃饱的娃儿哇哇大哭，儿媳妇又在装嫩，老太太看着不乐意了，

一把抢过娃儿，话里带刺地训斥：怎么不给娃儿吃饱？省给谁啊你？谁稀罕你这一口？

菜市场长大的女人，谁都不是省油的主儿，刚还低眉顺眼的儿媳妇把胡萝卜一扔，嗖地转过头瞪着老太太，两眼直进火星子。

老太太也火了，一手叉腰，怎么了？

三斤胡萝卜！三斤胡萝卜！马骏叫起来，慌乱挥着手，阻止婆媳之间的战争。他清楚，为这三斤胡萝卜，他的用款计划会严重超标，但是他能有什么办法呢？两个女人在他一个男人面前闹起来，他没有不管的道理。天这么热，菜场里到处都是肉腥味鱼腥味、菜叶子的腐臭味……谁的心情都不好，他也不好，最近他的心情都很不好……世道苍凉，何必再添些乱。

马书记，买菜？有人在打招呼，马骏回过头看，挺熟的面相，想不起是谁，只好口里打哈哈，是，你也买菜？

老太太张大嘴，指着马骏。书记？书记买个菜怎恁抠呢？为个一块两块的，你转三四趟！啥书的记啊？

抠是打小养成的习惯，父亲是个体面人，在村小当民办教师，一件中山服穿了一辈子，四个兜都洗穿孔了，照旧每次用木衣架挂上，烧一壶开水从上淋到下，熨得一条皱都没有。但每当讲究的父亲无言地脱下它，穿上其他粗布衣裳出门时，马骏知道，那一定是家里没米了。山深，山里人家一户不挨一户，隔得远，父亲常常出门就是一整天，多病的母亲时不时支起身子，倚着空米缸，忧郁地看向窗外一点点徐徐落下的太阳，她的身子薄得像一片秋天的柿子叶，傍晚的阳光那么虚弱，却能从容穿过她的身体，不曾遇到任何阻力。马骏的小名叫满斗，因为母亲说，她最大的梦想，就是家里的粮食永远满仓满斗。喊一声满斗，她对生活的希望就灿烂一层。

长大后，这个小名没少被人哄笑过，但马骏很淡定地忽略了大家的嘲笑。没有穷过的人，不知道穷有多么可怕，没有挨过饿的人，也永远不会明白“满斗”这两个字的深切含义。这生存体验上的差距，远远超出情感沟通的能力范围，马骏知道沟通不了，但他宽容地原谅了这些

嘲笑。

从小到大，马骏很节约，一分钱掰成两分钱花，有了工作、当了领导也一样，连洗头也是先用香皂洗头遍，二遍才用飘柔。但是，节约并没有给马骏带来金山银山，生活仿佛在考验马骏掰钱的本事……看着看着日子好过一些，母亲生病了，好容易等母亲出院，挨过了一段紧巴巴的日子，正喘匀气，老家的房子又被火烧了……总之，马骏的日子像是一把破损的梯子，离理想中的幸福永远差那么一小截。当马骏用了四年的时间，刚把这梯子修好，要往上爬时，一场突来的高烧又让媳妇墨墨进了医院，这一进医院，就没能办出院手续。墨墨的病和母亲不一样，母亲的病是干涸土地上的一条小裂缝，钱是一丝丝慢慢浸没的，因为慢，马骏基本上有充足的时间攒积，可墨墨的病是一台巨大的水泵，飞速运转，几个月不到，便吸光了夫妻俩所有的老业。

前天，墨墨站在阳台上梳头，那紫色透明塑料的梳子，透过清早薄而白的晨光，波浪似的穿行在她的发间……接着，那流淌的光波停滞下来，墨墨倒在了地上，醒来后，第一句就说，斗斗，算了吧，不医了，早晚都是人财两空。

瞎说。马骏蹲在地上，紧抱着墨墨，很气愤。

真的，连妈妈看病的钱都让我们用没了，我不能再医了。墨墨冷静地说。

你再说！马骏真愤怒了，边打断墨墨，边回头惊慌张望——最近一段时间，马骏后背经常发麻，仿佛有一双眼睛在他背后盯梢，而这眼睛偏偏是空的、盲的，像蛇的瞳孔，幽深阴沉。眼睛的主人蜷缩在他们的屋子角落里，罪恶卑鄙地候在某一处，可恶的它，看不见墨墨，但它却闻得出墨墨绝望的味道，墨墨一绝望，身体就会有青草被掐断手流出草汁的寒香，那股寒香一旦被它捕捉到，它便会猛扑上来，一口吞了墨墨。马骏不能让它闻到墨墨。

墨墨挣扎着从马骏怀里站起来，缓缓走到阳台上的一盆玻璃海棠边上，失神地看着其中一朵粉红色的花蕾：我累，斗斗，有时候，活着比死了更累，你不懂。

你才不懂！你在，家才在。马骏面如寒铁。

我不知道我能撑多少天。墨墨说出这话时，身子偏了偏。

墨墨到底能撑多少天，马骏心里也没底。

墨墨喜欢吃胡萝卜，过几天，墨墨又要透析了，马骏得让她吃点喜欢的东西。而且，从此以后，墨墨一周一次的透析将会增加到一周两次。那暗红色的液体，从墨墨温热的身体里淌出来，流过那些冰冷的仪器，又默不作声地回到墨墨的身体里面去，马骏常常盯着它们想，这么绕着大圈往外转，一周绕一回一周绕一回，什么时候它们会像野惯了的孩子那样，再不肯回去，或者再不认娘了？这可怕的想法把马骏半边脸都吓麻了，他握着墨墨的手，那手指细瘦冰凉，像水底飘摇的草根。

买菜的时间改在下午是从哪天开始的，马骏记不得了。这时候菜场的东西比较便宜，但马骏依然得与小商贩们斗智斗勇，一分一厘地谈价钱，一点一滴往下压，能省一点，就省一点。马骏一个月 2988 元的工资，还不够墨墨的药费。这些天，家里已经没钱了，说具体一点，是已经很久没有钱了。亲人和朋友，能借的也都借了。两边乡下的父母，已经各自卖掉了半边老宅，再卖，人就得住庙里了。马骏边狠劲剁着肉丸，边拼命地想，到哪里再想法凑点钱？

其实，城管局纪检书记马骏要借钱，不怕没人给。包工头、建筑商、小店主，哪里都能借一千给两千、借一万给两万。关键是这些钱马骏不能挨。瓜田不纳履，李下不摘冠，凡是肯利利索索借钱的，总是有些工作上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，马骏今天伸了手明天或许就得替人家做点什么，一不小心踩到河里，整个后半生就报销给纪委了。

想来想去，只能卖房子了，卖房子要找曾电脑。

曾电脑原名曾殿能，曾经也是满腹经纶之人，当过马骏的高中班主任，那些年，生性洒脱的曾殿能餐餐伴酒，一个人喝不算，还满街请，动不动就要“与尔同销万古愁”。一个月那点工资，大部分变了酒。结果国家房改政策出台，曾殿能连五千块钱的房改费也拿不出来，差点被老婆兰花逼得上吊。万古愁没消成，倒成了千古恨，痛定思痛，被市场经济的大浪打晕过去的曾殿能迅速调整人生，毅然扔掉粉笔，湿嗒嗒爬

起来，租了个巴掌大的门面，成立了凤鸣县第一家二手房交易中介所，左手接买主钱，右手接卖主钱，几下就搞发了。

当曾殿能山一锄海一浪快活自在地淘金子，成为特级贫困县凤鸣县第一批富起来的人后，凤鸣人才后知后觉地发现，他们曾经认为是脑筋有问题辞掉金饭碗的曾老师，人家的脑壳里其实安的是奔腾的主板，算得比谁都精。

2

不能卖房子。曾电脑皱起眉头。马骏是个好孩子，高中整整三年，他替整天忙着喝酒的曾电脑写了一千多份学生期末评语，爱学习、爱劳动、团结同学、乐于助人……所以，曾电脑对这个被他评价为“踏实善良”的学生是很有感情的。

但我需要钱。马骏说，很多很多钱，如果可以，我还想去抢银行。

我说句实话吧，曾电脑打个盘腿，香喷喷地抿了口桌上的茅台，靠在玫瑰色沙发上，从牙缝里进出话来：再多的钱，也救不活李墨墨！她死了，你还得活，你把房子卖了，以后住哪里？媳妇孩子住哪里？曾电脑直呛呛地说。

什么媳妇孩子？我只要墨墨。马骏生气地看着班主任。

我晓得你心头难过，但你也不要太纯情，都书记了，啥子事情没见过，偷钱的偷人的、卖地的卖官的。面对现实，不是犯错。曾电脑劝马骏。

我……都知道。马骏叹口气，软软地端起杯子，眼里透出一丝迷茫：但是，我能怎么办？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墨墨去吧？

眼睁睁看着人过去的，凤鸣县不止你一个。曾电脑的表情阴暗狰狞。

马骏抬起头，空洞无神地望着曾电脑家墙壁上的关公爷像，关公爷脸是红的，马骏是白的：不行，不行不行！

这世界上，本来有很多病，就是拖死的。曾电脑说。

不不不，等我卖了房子，可以给她换肾，换了肾，她还可以活很多年。

也有等不及合适的肾源就死的，还有换了肾后照样没活成的。反正我不帮你卖房子，你一个农村娃娃，好不容易在城里混了一官半职，买了房成了家。你卖了房，以后怎么办？总要留条后路，这个道理你都不懂？曾电脑问。

我……懂，可是，马骏无力地站起身来：曾老师，你不要再说了。

他不能再听曾电脑说话了，曾电脑的话，魔咒一样，穿越丛林和山谷，沉沉叩响他藏在那片深深密林里的房子，房子里有一面镜子。如果曾电脑再敲门，那面镜子就会自己飞出来，飞到他身边，照出某些他不愿意看到的東西。这太可怕了，马骏昏头涨脑地拿起桌子上的房产证，逃也似的离开了。

回到家，墨墨已经睡了，长发散在枕头上，小小的脸，娃娃一样，下巴尖出一道薄薄的棱。马骏轻细地摸了摸她的脸，退到卫生间拿出拖把拖地，一点一点，马骏仔细地认真地拖完房间的每个角落。这是他每晚的必须功课，必须——那个坏东西、那个藏在家里的盲眼幽灵——他要让它无处安身。

手机响了，马骏忙不迭掏出来接，墨墨的睡眠很浅，开个门，她都会醒。

斗斗。曾电脑在那边喊。马骏无声笑起来，曾电脑的脑袋真是台电脑，这种时候，他叫他小名，提醒他关于穷的过往和与之有关的未来。

老师，马骏轻声阻止他：你不用劝我了。

我劝你什么呀，我在你门外头，你赶紧出来。

马骏狐疑地说你在我门外头做什么？

开吧你。曾电脑不耐烦地说。

打开门，曾电脑塞给马骏一个档案袋：先拿去用，别卖房子了。

尽管从没“享受”过收档案袋的“待遇”，可马骏明白档案袋里是什么，逢年过节拿着信封来找他的人也不少，还有的直接塞卡。马骏从

不接，倒不是马骏有多高尚，马骏只是想，他不过是个纪检书记，副局级，有油水轮到他也几滴。再说，就算有油水，人家也不敢给他太多，纪检书记这个职务，一般人不敢试探，试探的都是洒毛毛雨，不过千儿八百。照这种收法，几年下来没多少。

我不要，马骏固执地推回去：你知道，我还不起。

那算我买你的房，这是两万块订金。你不是要卖吗？

我不是要卖给你。我只是找你帮我联系个好买家，多卖一分是一分。马骏胸口剧烈起伏，他还没有沦落到让一个生意人来可怜他的地步。凤鸣人都知道，曾经满肚子墨水的教书匠曾电脑早已成了个满身铜臭的人，亲家买个房子都照收中介费。若非同情，他哪会如此大方？

收着！曾电脑摆出当年当老师训学生的派头：老子巴巴赶过来，放着豆豆都没理，你不识好歹。

豆豆是曾电脑的小情人，马骏知道，曾电脑媳妇兰花也知道，全凤鸣人都知道，但曾电脑有能耐让豆豆不吵着结婚，更有能耐让兰花不吵着离婚。他有钱，大把大把的，谁吵，他把钱往不吵那边一丢，这边就点穴般闭嘴了。钱不是个东西，但有时候钱真是个好东西。

不要！马骏难堪地推开曾电脑的手，曾电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，档案袋没封口，落到地上，浅红色的钞票桃花瓣似的洒了一地。楼梯的灯光黄而迷离，那么多钱洒了一地，让拮据的马骏觉得像站在梦境里。马骏怔怔地看着散落一地的百元钞票，胸口钝疼。再望望曾电脑，心头便烦乱了，早知道曾电脑这么多事，他就不找他了，一个商人，你接你的买卖，管别人这么多闲事做什么？马骏有自己的尊严，每周他还要坐在主席台上安排思想政治工作，偶尔还带队到曾电脑的公司检查创卫工作，八竿子打不到一船的两个人，他不能跟曾电脑的筷子夹到一个碗里搅在一个锅里：老师你别再逼我了。这钱，我真不要。

你不要？你不要下周一你拿什么给墨墨做透析？你别怕接我钱——我一个晚上可以赌出去十万。你当我是赌输了。

我真不能接你的钱。马骏坚决地说。

那好，你不接也可以，我告诉墨墨去，说你已经没钱给她治病了。

曾电脑说。

马骏傻了，依曾电脑张狂随性的脾气，这种事情，他说得出，就做得出。

接不接？曾电脑指着地上的钱。

这样吧，老师。马骏艰难地弯下腰，拾了一叠：我先借你这些，把周一的透析费付了。

下次的呢？

下次？下次再说吧。马骏心里说。

曾电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蹲下身捡钱，他捡钱的动作很不好看，不是一张张拾起来，而是像个乞丐在争抢别人遗落的东西，连刨带扫。楼梯间很脏，曾电脑的手弄得全是灰尘，但他刨得很起劲，边刨边嘴里嘟噜：别丢不起面子，我那年、你今天，不都扯平了？你不笑话我，我不洗涮你。没钱的滋味，我知道。念叨完，把乱糟糟一叠钱全塞马骏怀里。

3

窗外路灯的光透过窗帘，雾一样漫进屋里，夜晚变得不真实，房间的一切事物也一并变得不真实。

墨墨的眼睛在雾色间晶亮晶亮地闪烁起来，她又醒了。马骏翻身，假装打呼噜。

墨墨这样半夜起床已经不止一次，她蹑手蹑脚溜下床，有时候，跑到书房写东西——马骏知道她在写什么；或者是打开衣柜，细致无声地把春夏秋冬的衣服分类地折叠；最近她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厨房，每夜都要给一个个泡菜坛子换水，洗坛盖，完事后，回到卧室，也不睡，趴到床上伏着身子盯着马骏看。她若有若无的温细呼吸吹拂到马骏脸上，像只随时会惊飞的胆怯的幼鸟。马骏不敢睁眼，怕惊飞了它，只得把呼噜打得更响。

向死而生的日子是艰难残忍的，可怜的墨墨天天都在等候死亡的车到临。马骏也是，尽管他们彼此回避谈论这辆马车，但他们都知道，它很近、它越来越近。省医那边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肾源的信息，墨墨在等待中，不得不准备一些事情。比如，她要写遗书；比如，她要把马骏那些丢得乱七八糟的证书收拾收拾；再比如，女人的小聪明，那些初恋情人写的、她不舍得丢掉的情书，她不得不烧掉它们；再比如，马骏喜欢的泡酸菜，她得随时换水，谁说得清她什么时候“那个”呢。总之，墨墨有太多的事情要做，白天不够，晚上不得不加班，她要替马骏做的事情是马骏后半生整整三四十年的，这么多事，装在她脑子里，她怎么能睡得着？这些心事，墨墨以为马骏不知道，马骏也不得不装成不知道——死就算不能逃离，至少得让墨墨尊严地死去，他不能睁眼，他怕看墨墨诧异愕然的表情，怕她尴尬到无处可逃，怕她哭。她才三十二岁，娇小的墨墨，看上去还像个孩子。

这样的夜晚，没有人能真正入睡。

4

局长开会回来，传达县里的会议精神，县城所有的街道都要建防护栏，没办法，创卫工作开展半年了，尽管凤鸣电视台天天宣传“城市就是我们的客厅”，要大家把最美丽的风景最整洁的环境展现给客商，但凤鸣人乱扔东西的时候从没把城市当成客厅珍惜，只有在乱穿马路时把街道当自己客厅一样方便，想咋走咋走。

市民素质上不来，只有上硬件，县委决定在县城街道四周建防护栏。拦不住，还关不住？

局长不敢马虎，战旗招展锣鼓喧天地迅速开始招投标。

时间在不同的人和事身上，打下的烙印各不相同，它让墨墨一天天憔悴，却让县城一天天漂亮整洁起来，天蓝色的防护栏伴着绿树红花，宛若给街道系上了一条条彩色腰带。

副局长曾海刚买了一辆雪佛莱，车瘾挺大，天天上下班都绕半个圈接送马骏，单位有人签了到，再去菜场买菜，他不仅不管，还主动申请接送。大街上看见熟人，打招呼的嗓音直奔帕瓦罗蒂。难怪，奔五十的人了才学了个驾照，买了个新车，显摆显摆也不为过。

马骏看着有趣，边笑边推辞：曾哥，不用管我，麻烦。

不麻烦！要不是有楼梯，我乐意送你直达四楼大门口。曾海哈哈大笑，用力握着方向盘，像握着情人的手：我儿子说，车是男人的第二个老婆，尽管我这老婆不算是出身豪门，也算是大家闺秀，我巴不得时时刻刻和她在一起。

马骏想起曾海前些日子骑的那辆摩托车，打趣：只见新人笑，不见旧人哭。你大老婆呢？

休了！曾海一挥手。

顺着曾海扬出的手望过去，是人行道旁一道道天蓝色的防护栏。不知怎么的，马骏心里升起一种怪怪的感觉，一个影子很淡地划过他的脑海，像细小的蚊蝇，感觉得到，却捕捉不到。一眨眼，没了。

几天后马骏路过街道，这感觉再次出现，这次，它长大了，像鸟儿，马骏差点就捉住了它，它却飞快一闪，再次消失。

没办法，马骏最近一段时间的反应很迟钝，那是墨墨闹的。过完生日的墨墨，性格开始变得越来越暴躁，半夜起床不再轻轻悄悄，而是非要闹出大动静，她打开电视、打开所有的灯，她把拖鞋走得啪啪响。马骏的眼皮已经沉得眨不开了，墨墨却一再摇醒他，问他许多问题。

有时候，她很可爱：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？

有时候她很生气：你生日我给买的毛衣呢？扔了？你怎么这样？那能扔吗？那不是一般的衣服。

我们当年为什么不要孩子？要是有个孩子多好，他可以代替我，看着你慢慢变老。

斗斗，说嘛，说爱我，永远爱我！

可爱的、蛮横的、娇媚的、忧伤的墨墨，不停地变换着表情和目光，她不停地说话，亢奋、激动，满脸通红。马骏听、再听，疲惫地瞪

大眼假装认真，瞳孔却无法聚焦，最后，他看不清她的脸，也听不分明她的话，嘴里机械地哼哼，脑子却已经陷入昏睡无边的睡眠。

睡梦中，经常有天蓝色的鸟儿，它们飞，飞飞。

半夜，马骏被摇醒过来，睁开眼，吓一跳，墨墨的脸贴得近近的，偌大一对黑深深的大眼睛狠狠地望着他，说，起来，帮我晾衣服。

马骏支起身子，看了看闹钟，才四点，他按了按太阳穴，痛苦地说：墨墨，我睡会儿，天亮了再晾好不好？

不！会皱，起来，起来！墨墨板着脸：我洗了半天都不累，才让你帮忙晾晾你也嫌烦，快去！

马骏无计可施，只好半闭着眼，踉踉跄跄摸索进卫生间，一件一件晾衣服。

半夜的风吹进窗来，马骏觉得风在哭，他也想哭。墨墨的行径一天天变得不可理喻。她是在害怕吧？马骏赶不走墨墨的怕，只有由着墨墨闹腾。只是，这样半夜三更随时被叫醒过来，晾衣或谈天、洗菜或看照片的日子何时是头？这样乱七八糟的生活状态何时是头？或者，宁愿它没有头吧？马骏不知道，他只是觉得，风真的在哭，因为，空气很湿，他的脸上，也很湿。

墨墨又进来，端了一盆菱角菜。

又干什么？马骏瞪大眼，伸手拦住她。

我洗洗，腌咸菜。墨墨不由分说地挤开马骏：让让，哎呀让让。

马骏颓然靠在门上，门弹在墙上，咚咚响，他的脑袋里也在嗡嗡响。

5

局务会上，马骏睡着了，局长叫醒马骏，让马骏谈谈创卫工作存在问题的整改建议，马骏搓搓脸，慢腾腾地说出上句，结果立即就忘了下句。他难堪又无辜地望向局长，但是，该死的瞌睡又来了。他费力地眨